

學者萬倍之役，研諸儒爭訟之煩，將來達者觀之，當美於今之視周矣。此亦改燒石去血食之比，無所憚難，而恨恨於惜懷推車運於去巢居也。然守常之徒，而卒聞此義，必將愕然創見，謂之狂生矣。夫三王不相沿樂，五帝不相襲禮，而其移風易俗，安上治民，一也。或華或因損益，懷善何必當乘船以登山，乘馬以涉川，被甲以升廟堂，重裘以當隆暑乎？若謂古事終不可變，則棺槨不當代薪埋衣裳，不宜改禭袒矣。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一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二

尚博

抱朴子曰：正經為道義之淵海，子書為增深之川流，仰而比之，則景星之佐三辰也，俯而方之，則林薄之裨嵩嶽也。雖津塗殊闕，而進德同歸，雖離於舉趾，而合於興化。故通人總原本以括流末，操綱領而得一，致焉。古人歎息於才難，故謂百世為隨踵，不以璞非崑山，而棄耀夜之寶，不以書不出聖，而廢助教之言。是以間陌之拙，詩軍旅之鞠，誓或詞鄙，喻陋簡不盈十，猶見撰錄亞典，詰百家之言，與善一揆，譬操水者器雖異，而救火同焉。猶針灸者術雖殊，而攻疾均焉。漢魏以來，群言彌繁，雖義深於玄淵，辭賸於波濤，施之可以臻微祥於天上，發嘉瑞於后土，召環雉於大荒之外，安圓堵於函夏之內，近弭禍亂之階，遠垂長世之祉，然時無聖人，目其品藻，故不得騁驛騷之迹於千里，之塗編近世之道於三墳之末也。拘錄之徒，桎梏淺隘之中，挈瓶訓詁之間，輕奇賤異，謂為不急，或云小道，不

足觀，或云廣博，亂人思而不識，合鑄鍊可以齊重於山陵，聚百十可以致數於億兆，群色會而哀藻麗，衆音雜而韶濩和也。或貴愛詩賦，淺近之細文，忽薄深美，富博之子書，以磋切之，至言為駮拙，以虛華之小辯為妍巧，真偽顛倒，玉石混散，同廣樂於桑間，鈞龍章於卉服，悠悠皆然，可歎可慨者也。或曰：著述雖繁，適可以騁辭，擢藻無補，救於得失，未若德行不言之訓，故顏閔為上，而游夏乃次，四科之格，學本而行末，然則綴文固為餘事，而吾子不褒崇其源，而獨貴其流，可乎？抱朴子答曰：德行為有事優，易見文章微妙，其體難識，夫易見者粗也，難識者精也，夫唯粗也，故銓衡有定焉，夫唯精也，故品藻難一焉。吾故捨易見之粗，而論難識之精，不亦可乎？或曰：德行者本也，文章者末也，故四科之序文不居上，然則著紙者糟粕之餘，事可傳者祭畢之芻狗，卑高之格，是可識矣。文之體略，可得聞乎？抱朴子合曰：筌可以棄，而魚未獲，則不得無筌。文可以廢，而道未行，則不得無文。若

夫翰迹韻略之宏促屬辭比事之疏密源流至到之脩短蘊藉汲引之深淺其懸絕也雖天外毫內不足以喻其遼邈其相傾也雖三光熠耀不足以方其巨細龍淵鉛鋌未足譬其銳純鴻羽積金未足比其輕重清濁參差所稟有主朗昧不同科強弱各殊氣而俗士唯見能染毫畫紙者便繫之一例斯伯牙所以永思鍾子鄴人所以格斤不運也蓋刻削者比肩而班狄擅絕手之稱援琴者至衆而蕪囊專知音之難厖馬千駒而騏驥有遊群之價美人萬計而威施有超世之容蓋有遠過衆者也且文章之與德行猶十尺之與一文謂之餘事末之前聞夫上天之所以垂象唐虞之所以爲稱大人虎炳君子豹蔚昌旦定聖謚於一字仲尼從周之節莫非文也八卦生鷹隼之所被六甲出靈龜之所負文之所在雖賤猶貴犬羊之羶未得比焉且夫本不必皆珍末不必悉薄譬若錦繡之因素地珠玉之居蚌石雲雨生於膚寸江河始於尺尺爾則文章雖爲德行之末未可呼爲餘事

也或曰今世所爲多不及古文章著述又亦如之豈氣運衰殺自然之理乎抱朴子答曰百家之言雖有步起皆出碩儒之思成才士之手方之古人不必悉減也或有汪濊玄曠合契作者內闕不測之深源外播不匱之遠流其所祖宗也高其所紬繹也妙變化不繫滯於規矩之方圓旁通不礙關於一塗之逼促是以偏嗜酸鹹者莫能識其味用思有限者不能得其神也夫應龍徐舉顧眄雲汗血綏亦呼吸千里而螻蝻怪其无階而高致驚蹇患其過已之不漸也若夫馳驟於詩論之中周旋於傳記之間而以常情覽巨異以褊量測無涯以至粗求至精以其淺揣甚深雖始自髻鬣訖于振素猶不得也夫賞其快者必譽之以好而不得曉者必毀之以惡自然之理也於是以其所不解者爲虛誕悽悽切誠以爲爾未必違情以傷物也又世俗率神貴古昔而黷賤同時雖有追風之駿猶謂之不及造父之所御也雖有連城之珍猶謂之不及楚人之所泣也雖有擬斷之劍猶

謂之不及歐冶之所鑄也雖有起死之藥猶謂之不及和鵠之所合也雖有起群之人猶謂之不及竹帛之所載也雖有益世之書猶謂之不及前代之遺文也是以仲尼不見重於當時大玄見蚩薄於比肩也俗士多云今山不及古山之高今海不及古海之廣今日不及古日之熱今月不及古月之朗何肯許今之才士不減古之枯骨重所聞輕所見非一世之所患矣昔之破琴剝絃者諒有以而然乎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二

其七

九